

展
示

權力、空間
與殖民統治
的形象表述

臺灣

EXHIBITING TAIWAN

Power, Space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SHAO-LI LU

呂紹理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

= Exhibiting Taiwan: Power, Space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呂紹理

著．-- 初版．-- 臺北市：麥田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05 [民94]

面；公分．--（文史臺灣；3）

參考書目：面

ISBN 986-7285-86-1（平裝）

1. 博覽會－臺灣－日據時期（1895-1945）

673.24

94017714



文史台灣

陳芳明。主編

麥田出版

Exhibiting Taiwan: Power, Space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Copyright © 2005 by Shao-li Lu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s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Edited by F. M. Chen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ublished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11F, No. 213, Sec. 2, Sinyi Rd., Jhong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文史台灣 3

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

Exhibiting Taiwan: Power, Space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作者 呂紹理 (Shao-li Lu)

主編 陳芳明 (F. M. Chen)

責任編輯 胡金倫

總經理 陳蕙慧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02) 2356-0933 傳真：(02) 2351-9179、(02) 2351-6320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網址：www.cite.com.tw

客服服務專線：(886) 2-25007718；25007719

24小時傳真專線：(886) 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9:00-12:00；下午13:0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35號3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 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62833

E-mail: citecite@streamyx.com

印刷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05年10月

初版三刷 2006年12月

售價 420元

ISBN 13: 978-986-7252-86-9

ISBN 10: 986-7252-86-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本書所用部分圖片，因年代久遠無從聯繫著作權所有人。

如有本書圖片著作權擁有者，請與本公司聯繫，當即依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之規定付酬。



文史台灣

3

展
示

權 力 、 空 間
與 殖 民 統 治
的 形 象 表 述

臺
灣

EXHIBITING TAIWAN

Power, Space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SHAO-LI LU

呂紹理

「文史台灣」編輯前言

陳芳明（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臺灣文學與臺灣歷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下半葉開始展現前所未有的磅礴氣象。這一方面是由於戒嚴體制的宣告終結，使長期受到壓抑的思想能量獲得釋放；另一方面則是由於臺灣資本主義的高度發達，使許多潛藏於社會內部的人文智慧獲得開發。見證到這種趨勢的日益提升，坊間逐漸以「顯學」一詞來定義臺灣文學研究的盛況。

在現階段，臺灣研究是否臻於顯學層次仍有待檢驗。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以中國為價值取向的研究途徑，已逐漸被以臺灣為主體取向的思維方式所替代。這種學術轉向在於印證一個事實，所有知識的追求與探索，都不可能偏離其所賴以維持生存的社會。戰後臺灣知識分子的前輩大多致力於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的爭取。在強勢的中國論述支配下，臺灣學界往往充滿感時憂國的焦慮情緒，以及承受歷史包袱的危機意識。這種沉重而濃厚的政治風氣，自然不利於臺灣研究的開展。

解嚴後的十餘年來，幾乎每一門學術領域都次第掙脫政治權力干涉，使知識建構開始與社會改造產生密切互動。「臺灣政治學」、「臺灣社會學」、「臺灣經濟學」等等社會科學的研究，都先後回歸到自己的土地上。因此，臺灣文學與臺灣歷史的研究也在同

樣的軌跡上，順勢崛起，蔚為風氣。一個「臺灣學」的時代已經來臨，並且也預告這個名詞將可概括日後臺灣學術研究的總趨勢。

在面對全球化思潮的挑戰之際，臺灣文化研究風氣的高漲，誠然具有深遠的文化意義。在二十世紀，當臺灣還停留於殖民地社會的階段，知識分子所負的使命，便是如何對現代化做出恰當的回應。現代化運動轟轟烈烈到來時，他們既要站在本土化的立場進行抗拒，又要站在思想啟蒙的角度採取批判性的接受。在抗拒與接受之間，臺灣知識分子創造了極為可貴而又可觀的批判文化傳統。這份豐碩的文化遺產，為臺灣本土運動奠下厚實的基礎。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趨勢，則又漸漸凌駕於現代化運動的格局之上。做為第三世界成員的臺灣知識分子，承擔的使命更為艱鉅。在龐大全球化論述籠罩之下，本土化運動顯然必須提高層次，全面檢討與人文相關的各種議題。本土論述所要接受的挑戰，已經不再只是特定帝國主義的霸權文化，而是更為深刻而周延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臺灣文化的自我定位，有必要置放在全球格局的脈絡中來考察，

在這樣的形式要求下，抵抗策略固然還是維護文化主體的主要利器；不過，如何以小搏大，如何翻轉收編與被收編的位置，如何採取更為主動的姿態來回應全球化趨勢，正是二十一世紀臺灣知識分子的全新課題。尤其是參加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臺灣社會開始被提到發展知識經濟的日程表上。在全球知識生產力的競爭場域，臺灣的學術研究確實已經達到需要與國際接軌的階段。

「文史台灣」叢書的設計，除了豐富臺灣文史研究本土論述的內容之外，更進一步肯定勇於突破、勇於超越的治學精神。文學本土論與臺灣主體論誠然有其生動活潑的傳統，但停留於僵化的、教條的思維，必然為學術研究帶來傷害。本叢書系列強調開放的、差異的主體性思考，尤其特別重視具有開展性、擴張性的歷史解釋與

文學詮釋。文化差異絕對不可能構成文化優劣，因此本叢書的目標在於尊重由各種不同性別、族群、階級所形成的知識論。所有在地的知識都是臺灣文化主體的重要一環，也是形成全球文化生產不可或缺的一環。在迎接「臺灣學」的時代到來之際，本叢書系列編輯主要有三個方向：

一、有關臺灣議題的探討研究，以文學與歷史為重心，同時也不偏廢哲學、藝術、政治、社會等專書論述。

二、有關臺灣文史的外文著述之漢譯。

三、結合當代國際思潮的臺灣文史研究。

前言／

文明與殖民

陳芳明

脫亞論與興亞論，是日本帝國從崛起到潰敗過程中所提出的兩種悖反論述。「脫亞入歐論」是一八六〇年代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展開初期現代化運動的重要文化論述。在這論述的指導下，日本積極向歐洲模仿學習，並苦心孤詣企圖擺脫亞洲文化的落後性。「興亞抗歐論」則是一九四〇年代第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現代化運動臻於飽滿成熟階段之際揭示的政治論述。這個論述乃是配合殖民主義的軍事擴張，日本統治階層為了掩飾侵略的本質，而提出振興亞洲文化的主張。在東亞聯盟旗幟下，東京政權號召被侵略國家的知識分子聯手對抗英美帝國主義。自前近代社會過渡到現代化文明的歷史過程，日本帝國的發展前後將近八十年。就是在這段期間，臺灣淪為日本殖民地，並且被迫捲入這場洶湧的現代化運動漩渦之中。

臺灣在二十世紀初期被質押走上現代化道路時，日本已一躍成為睥睨東亞的雄心帝國。但是，殖民主義的擴張並未因而稍嘗放緩。1905年擊敗古老的俄羅斯帝國；1931年侵略中國東北並隨即建立滿洲國；1937年正式向中國進行軍事占領；1941年發動太平洋戰爭，悍然向美國宣戰。這一連串的軍事行動，使得脫亞入歐論逐漸轉化成為興亞抗歐論。在這樣的現代化運動疊疊升高時，臺灣社會不僅接受了資本主義的改造，而且成為日本殖民主義擴張的重

要經濟資源，甚至更進一步成為軍事基地。脫亞與興亞的前後兩種現代化論述，代表著日本殖民者的焦慮。他們從最初對西洋文明的急起直追，到最後要克服超越歐美的現代性，在在顯示日本現代化運動嘗試擺脫依賴、朝向自主的苦心。然而，這樣的努力卻是以殖民掠奪與軍事侵略作為追求的手段。日本的焦慮與苦心，都次第轉嫁到殖民地社會。臺灣被編入現代化運動的歷史真相，從這個角度來觀察最為清楚。

一、展示臺灣、展示帝國

如果脫亞入歐論代表著日本對「遲到現代性」的苦悶象徵，則興亞抗歐論則意味著日本對「超越現代性」（或謂之「近代超克」）的憧憬嚮往。現代化運動從「遲到」到「超越」的前進道路上，不斷逼著日本必須介入國際性的活動，同時也必須不停地把國際的世界觀引進帝國內部。最能夠反映這個事實的，莫過於日本主動參加國際性的博覽會，並且又把博覽會的活動積極介紹到日本國內及其所統治的殖民地。博覽會的舉辦，一方面既可刺激帝國的現代產業，一方面也可向西方現代文明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在國際都市，在國內都市，在殖民地都市，都可以見證日本對博覽會的參與主辦都抱持高度積極的態度。臺灣在二十世紀也因為受到現代化運動的整編，也開始引進博覽會的觀念。雖然這種活動在島上都是以點狀的、跳躍的形式展開，無可懷疑的，博覽會所放射出來的文化意義與歷史意義確實是繁複且豐富的。

呂紹理的《展示臺灣》，可以說是近年來臺灣史研究領域中值得注意的重要學術成果。以博覽會作為現代性的表徵，這本書首先討論西方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如何展現帝國氣象，繼而考察日本如何以競逐的姿態加入行列，最後則集中觀察日本帝國內部，以及殖民地臺灣的展示活動。全書結構猶似一架望遠鏡，層次分明，由遠

而近，把焦距投射在國際、帝國、殖民地的現代化進程。從博覽會舉辦次數的頻繁，當可探測到現代化運動的脈搏節奏逐步加快。這本書並不止於注視現代化的開展，還進一步透視博覽會背後所呈現的凝視美學與權力運作。

在這部作品裏，呂紹理嘗試突破殖民與反殖民的兩元對立思維方式，深刻探討博覽會活動在國際、本國、殖民地的文化呈現與再呈現。無可否認的，博覽會從一八九〇至一九三〇年代的舉辦，確實寓有帝國與帝國之間角逐的意味，如果同意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說法，帝國主義時期的經濟特質是屬於壟斷資本主義（monopolized capitalism），則日本在這段時期獨占的勢力範圍，正是以東亞地區作為其主要的經濟地盤。日本再三積極介入國際性的博覽活動，無非是要向西方世界傳達信息，一個新的帝國勢力已在東亞崛起。因此，博覽會的意義，已不再停留於經濟與文化的層面，而且還更富於擴張性的政治意義。具體而言，日本在最初現代化運動的洪流時，可能還處於「模仿」與「追趕」的階段。日本人不遠千里到德國、美國、法國、英國參加展示活動，自然是為了向西方學習。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卻流露遲到現代性的焦慮。日本在1877年第一次於東京推出國內博覽會時，在內容與規模仍然無法與西方經驗相互並比。但是，日本在日清戰爭與日俄戰爭連續戰勝兩個古老的亞洲帝國後，在二十世紀初期一躍成為新殖民帝國，開始與西方分庭抗禮。博覽會的展示內容，已不再只是局限於日本國內的產品，而開始增添殖民地的風物與人種櫥窗。這種帝國氣象顯然要爭取殖民霸權，既是要向外表現勢力擴張的身段，也是對內施展權力支配的手腕。

臺灣最初被介紹到帝國的博覽會活動時，是以人種學、博物學的範疇參加。人類學式的凝視（anthropological gaze），代表的是一種帝國的文化位階（cultural hierarchy）。在日本人的觀賞下，臺灣人的

身分是次等的，未開化的，還在等待文明到來的人種。文化權力結構一旦確立後，臺灣人在後來縱然接受現代化運動的洗禮，仍然無法與日本人享有同等的文明待遇。以抽樣的、選擇性的方式來呈現，自然就難以讓日本人看到實體的臺灣。誠如呂紹理在書中指出，在日本國內的博覽會的「臺灣館」，並不等於真實的臺灣。權力操控的痕跡，極為鮮明。什麼是應該被看的，什麼是必須被遮蔽的，牽涉到殖民體制的選取標準，在這樣的基礎上，博覽會的活動確實是屬於一個非常後殖民的議題，確切的而言，臺灣文物的再現與歷史記憶的建構具有密切的關係。在被看與遮蔽之間，臺灣形象要以怎樣的歷史記憶保留下來，其實在博覽會活動中就已經決定了。

二、現代性、日本性、殖民性

嘉年華式或慶典式的活動，以娛樂、愉悅的策略展示殖民地，在教化的效果上，遠遠超過強制式的教育制度與媒體傳播。臺灣在二十世紀初期在大阪舉辦的「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中，就以獨立館的形式展現。就其內容而言，不外乎是礦產、農產與人種的展示。從展覽會的意圖來看，臺灣在文化進程上已注定是要受到指導的。日本學者松田京子的專書《帝國的視線：博覽會與異文化表象》特別強調，臺灣館在於反映日本文化的優越感，同時也是為了顯示帝國對於文明遲到的殖民地臺灣負有教化的責任。在熱鬧喧囂日本國民之前，臺灣館的存在確實滿足了日本人的自我認識。正是通過自我與他者的相互鑑照，文明進步的日本與野蠻落後的臺灣之兩元結構得以獲得鞏固。博覽會最為奧妙的地方，就是讓參觀者把現代性（modernity）與日本性（Japaneseness）在潛移默化中等同起來。凡是有過參觀經驗者，無論是殖民母國的市民，或是被殖民的民眾，再也無法分辨現代性與日本性之間存有任何的差異。

這是殖民者對博覽會活動從不感到疲倦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臺灣總督府樂於把類似活動引介到臺灣島內的主要動機。呂紹理的這本書最精采的地方，便是在第四章之後探討臺灣總督府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歷次於島內舉辦博覽會的進程。伴隨資本主義的介紹到臺灣，現代化浪潮以著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衝擊社會各個層面。以現代化為面具，殖民體制的真貌獲得恰到好處的掩飾。更為具體的說，博覽會在日本國內與臺灣島內的意義有其差異。在日本，這種展示活動在於彰顯帝國氣象；但是，在臺灣，卻是建立殖民論述的重要一環。日本在占有臺灣之後，便致力於殖民論述的建構，初期以軍事武力展現其鎮壓的統治地位。博覽會的出現，顯然是以較為柔軟的手段進行勸說。誠如前面所說，在這種工業與農業產品的展示活動裏，日本性與現代性有了高度的結盟。事實上，日本是向西方學習模仿過程中取得現代性。相較於亞洲的其他國家，日本確實是優先到達現代。但是，在建構殖民論述時，日本卻成功地把這樣的優先性轉化成為優越性。對於被殖民的臺灣人來說，他們很容易誤認凡是日本人就等同於科學與進步，從而也接受了日本文化是優越文化的說法。

臺灣人在文化認同上發生動搖，終而向日本文化傾斜，便是在現代化過程中逐步完成。最能顯示日本殖民論述的成功，當推1935年在台北舉行的臺灣博覽會。呂紹理指出，為了迎接這規模龐大的活動，臺灣士紳還向總督府主動爭取增闢大稻埕的第三會場。這足以說明，臺灣人在不自覺中也捲入建構殖民論述的漩渦，縱然他們為的是要趕上現代化的速度。

在臺灣博覽會中，日本與臺灣最為現代化的一面都展現出來。最初那種人種學式的凝視，已經被博物館學（museumology）所取代。從表面上來看，臺灣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上確實變得繁榮富裕。不過，從其內在本質來看，博覽會卻是殖民體制獲得合法化的最好

障眼法。因為，1935年的活動，上距滿洲事件只有四年，下距支那事變（盧溝橋事件）僅有兩年。這是一次充分炫耀日本帝國實力的總演出，對國際尤其是中國，頗具宣揚國威的意味。對臺灣內部，更是屬於一次重要的政治宣示，使島上住民更加欽服日本對島內社會的改造。當現代性、日本性與殖民性三種價值觀念混融在一起時，臺灣知識分子自我認同也開始變得朦朧模糊。

琳琅滿目的商品與建設圖像，似乎也微妙地在改寫臺灣人的歷史記憶。在朝向現代化改造的道路上，曾經有過多少民眾被掠奪、被壓榨，又有多少反抗者犧牲性命抗拒殖民者的高壓手段。這些血跡斑斑的事跡，顯然並不可能在博覽會獲得展示。因此，博覽會於此又發生更為積極的遮蔽作用。它所呈現出來的歷史記憶，都是殖民統治下最好的正面成果。至於其幽暗殘酷的事跡，都從記憶中清除得一乾二淨。如果博覽會有擦拭記憶的功能，則隱藏在現代性背後的殖民性也一併剔除了。抽樣的、選擇的記憶並沒有因博覽會活動的結束而終止。這本書在最後一章，又進一步討論日治時期發展出來的旅遊事業，以輔助說明臺灣人在接受現代性過程中，如何培養出典藏臺灣、消費臺灣、觀賞臺灣的生活品味。在名勝古蹟的景點設計中，殖民者刻意引導臺灣人去記憶被規畫出來的記憶，同樣的，也去迴避無需成為記憶的記憶。完美的日本性受到彰顯，而醜惡的殖民性則得到包裝。

呂紹理在書的最後有一段畫龍點睛的評語：「博覽會創造了既真實又虛幻的世界，並且也混淆了真實與虛擬世界之間的界線，使得世界宛如博覽會。」博覽會的真與幻，使得現代性、日本性、殖民性像旋轉木馬那樣，使臺灣人分辨不清其間的內在聯繫。臺灣人在日治時期終於選擇向日本人認同，可謂不計其數。他們認同的是現代性，還是日本性，或是殖民性？這個問題恐怕就是日治臺灣知識分子最大的苦惱。

呂紹理的研究成果，代表現階段臺灣史的領域已開始有了突破性的視野與詮釋。在官方史料之外，他大量從民間刊物、書信、日記、圖片，重新拼貼臺灣的歷史記憶。從博覽會到博物館的觀賞活動，呂紹理開啟了一個巨大的歷史空間，重新檢討現代化運動的文化意義。他跳脫過去沿襲已久的殖民與反殖民的兩元思維，驗證現代性如何在臺灣社會烙下痕跡。許多細微的卻相當深刻的事件，又重新浮現在歷史記憶之中。博覽會活動的文化意義，在當時的臺灣知識分子並不必然能夠發現。這本書使許多未見與不見，再次獲得洞見。